熙朝名臣實錄

熙朝名臣實錄卷二十三

秣陵　焦竑輯

學士劉忠愍公　事　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公名球字求樂安福人永樂十九年進士初爲主事儀制薦侍經筵修　宣宗實錄成改翰林侍講正統八年夏雷震奉天殿應　詔陳十事王振怒公言總乾綱意在詆振欲置公死地不得會翰林修撰董璘乞爲太常卿享神下詔獄公跪中偶言太常官必得儒臣馬順附振喜曰此可并殺公遂酷考璘誣服公爲畫此疏矯旨逮公當朝捽公去公不知何坐大呼死訴　太祖　太宗縛公至瑠獄中

斧礩暴下，碎其體，極慘毒，其邑人成器設公位龍泉山巔，爲文哭而祭之，人名其地爲祭忠臺，公天性忠潔，議論堅正，沉思積學，好義力行，文詞鏗鏘，登春玉映，人共寶之，如月嶺天犀也，正統十四年冬，贈翰林學士，諡忠愍，子鋮，舒擧進士，鋮官廣東參政，舒雲南按察使，

尚書章恭毅公　事　裕陵　景帝　茂陵

公名綸，字大綸，初名崙，樂清人，正統四年進士，爲主事南京禮部，景泰初，爲儀制郎中，屢有論建，又條上太平十四事，反復萬餘言，懷獻太子卒，人心危懼，御史鍾公諷禮部請復立沂王東宮，禮部大臣縮首咋舌曰，作死，公聞發憤，

即具疏陳修德弭灾十四事又言上皇君臨天下十有四年陛下親爲臣子又以天位授陛下稱太上皇帝天下至尊也月朔望及歲時節旦宜率百官朝見延安門復汪后於中宫以正壼儀復沂王於東宫以定國本上見疏大怒下公詔獄炮烙煆煉逼公引大臣及通南城狀體無完膚竟不承以鍾同先嘗上言并逮欲殺二人會天大風雨黃霧四塞乃止廖莊自南京來亦嘗請復儲遂縛三人至午門前杖一百鍾公死廖公遠謫公錮禁獄中越二年裕陵復辟輒歎稔好臣子爲朕家事受苦毒也出之獄中脫桎梏拜禮部右侍郎上令内侍檢公十四

事跡不得、內侍從旁誦數言　上亟稱歎曰、好官人、公槩獄久、因有足疾、會石亨招公刑飲、公不往、短公　上前、改南禮部、　上面諭賜金幣、文華殿遣行、尋改南京吏部、

茂陵即位、有司以遺詔請大婚、公上疏曰、山陵尚新、元朔未改、百日從吉、心實未安、釋服公除、雖有常制、顧諒陰大婚、情禮自別、乞勅禮部、來春舉行、成化元年、兩淮饑、條救荒四事、四年、勅公會南臺高明考察、公欲盡去諸不職者、高公不可、公獨疏上、南諸司構公、撒言官怒、並誣章劾公、上特遣侍郎葉盛、給事中毛弘、即訊留都、公誣得白、五年秋、星變、自劾不允、秩滿轉左、十二年、請老卒、　泰陵即位、

特贈尚書謚恭毅官其子立爲鴻臚主簿君子曰　裕陵茂陵卒踐天祚者三君子爲有力矣成化初詔纂修英宗實錄檢公復儲疏不得輒歎息流下曰公疏動萬言竟一字不傳何以示天下後世數白總裁劉定之應曰奏疏留中者例不書謝公曰景泰數年間事孰此爲大不書此矣書盍請　上増入錄中竟不從長子玄應給事中南京

寺丞鍾恭愍公　　事　景帝

公名同字世京吉安永豐人景泰二年進士三年冬爲監察御史公嘗易儲時每獨坐深思流下已而懷獻太子卒

公入朝待漏與禮部郎中章綸論儲位事慷慨流涕五年九月公遂上疏請復立沂王東宮以固宗社并陳時政闕失疏入縛下詔獄械繫極苦杖之不死又下獄六年八月又杖闕下下獄竟死獄中時年三十二骸掩圜土莫敢收葬 裕陵復辟曰鍾同忠誠節義可貫金石贈大理左寺丞官其子啟知縣 茂陵又憐公忠受慘禍祿公妻羅氏官其一子通政知事啟上疏請公遺骸得出圜土歸葬時公歿久矣血漬臂間洗出倍鮮好成化二十三年公子棨援綸例請謚禮官謂公應詔陳言中及復儲事不若綸言詳切執不與謚衆共嗤笑禮官恥之公得謚恭愍

尚書廖恭敏公

事 獻陵 裕陵 景帝

公名莊字安止吉水人宣德五年進士八年選庶吉士十年給事中刑科正統六年出陝西賑飢得便宜從事當是時西楊在內閣公抗章劾西楊不職八年署大理寺事踰月陞大理丞十一年陞少卿南京大理景泰五年七月災異下詔求言公上疏仰惟 上皇被留虜庭 皇上撫有萬方屢降詔書以大兄皇帝鑾輿未復虜讐未報爲意皇上之心卽堯親九族舜敘五典之心也賴郊廟神靈皇上勝算迎歸 上皇於南宮臣遠臣未知 皇上於萬幾之暇曾時朝見以敘天倫之樂敦友愛之情否也臣自

爲翰林庶吉士刑科給事中大理寺丞時伏覩 上皇郎
位之初遣太師英國公張輔吏部尚書郭璡爲正副使冊
封 皇上奄有大國每遇正旦冬至令羣臣朝 皇上於
東廡百官感 上皇兄弟友愛如此今幸 上皇迎歸伏
望篤親親之恩萬幾之暇時時朝見 上皇於南宮或講
明家法或商確治道仍令羣臣時得朝見以慰 上皇之
心如此則孝弟刑於國家恩義通於神明災可弭而祥可
召矣然所係之重又不特此太子者天下之本臣愚竊以
爲 上皇諸子 皇上之猶子也宜令親近儒臣誦讀經
書以待皇嗣之生使天下臣民曉然知 皇上有公天下

之心蓋天下者　太祖　太宗之天下　仁宗　宣宗之
繼體守成者此天下也　上皇之北征亦為此天下也今
皇上撫而有之必能念　祖宗創業之艱難思所以繫屬
天下之人心近年日食星變地震且隕山崩水溢災異疊
見非止霜雪不時而已臣謂弭災召祥之道莫過於此詞
意悲懇留中不報明年閏六月以內艱來京適章鍾二疏
入　上忽念公往年有疏大類二人并逮三人杖午門前
幸不死謫定羌驛丞裕陵復辟召還時內艱未闋繼遭父
喪　上憐公忠特并與祭葬除服改南大理言官劾公公
請老　上曰莊有大節逾年卒贈刑部尚書謚恭敏公任

性易直而好剛尚氣言辭憤激人不能堪公雖無芥蔕人故益恨公公又不屑細行違嫌疑好存謝賓客諸遊知爲懽狎及至卒時無以爲殯歛衆率錢相裒助人始信公廉靖其闊達天性然耳

按察使楊公　事　景帝　裕陵　茂陵

楊公瑄者字廷獻豐城人景泰五年進士天順初爲御史印馬圻內民羣訴曹石二凶奪民田若干頃公疏劾二凶怙寵擅權勢　上喜公敢言稱職命吏部記公名且大用旣還京彗孛連見祥亨二凶日益張公與十三道御史議班劾二凶有洩語二凶者二凶先譖諸御史　上前匿弊

章入、上怒、召諸御史詣文華殿俾誦彈章詰公、公與御史周斌且誦且對、歷陳二凶罪狀甚悉下諸御史詔獄逼公誣引大臣、刑甚慘酷、數瀕死、卒一語不他及理刑者文致公坐死、掌道者謫戍、餘貶斥、奏上會京城大風雹拔木壞屋、走正陽門下馬牌于郊外、得從末減、公竟戍遼東鐵嶺、道遇赦還、或謂公宜詣二凶謝、庶免後禍、公不可、復謫戍廣西南丹、二凶相繼逆誅、釋歸、　茂陵即位、言官論奏、復公官、尋陞浙江按察副使、定海城北捍海塘縣西走馬堤、霩衢所裏外海塘、健跳所海塘、海鹽海塘、皆公修築、海鹽塘踰二千三百丈、工尤巨、禦患尤大、陞按察使、甫半載、病亟、

蔡寀問候尚論築海塘法及濬西湖之利卒祠海鹽東海上著祀典子源弘治間任五官監候正德元年七月源上疏言占候得大角及心中星動搖天璇天機天權星不明工執藝事以諫乞安居深宮絕遠遊獵罷弓馬嚴號令毋輕出入闢除內侍寵倖遊逸小人節賞賜止工役親元老大臣日講習詩書疏下禮部部言源占候之言深切時弊源復疏言十月二十六日占候得連日霾霧交作爲衆邪之氣陰冒於陽臣欺於君小人擅權爲下叛上引訾甚力劉瑾怒矯旨杖三十源又疏言自正德二年來一向占候得火星入太微垣帝座前或東或西往來不一乞思患預防瑾又大怒罵

源爾何官亦學爲忠臣乎矯旨又杖三十謫戍肅州行至懷慶卒於河陽驛妻斬薰殮尸葬之

少卿黃公　事　泰陵　康陵　永陵

黃鞏字伯固莆田人弘治十八年進士推官德安府陞主事刑部掌十三司讞牘陞員外郎改兵部歷車駕職方郎中內艱服除會　康陵北狩人心危疑或沮公行公題書屋曰石田茅屋爲生太拙鴟夷馬革自許何愚衆不能沮竟北上補武選正德十四年春　上將南巡時寧庶人久蓄逆謀蕭敬朱寧張銳在司禮錦衣東廠與庶人交通江彬又握勁兵在　上左右公卿交疏不聽兵部司屬倡諸

司上䟽諫公曰　上巡遊本起彬誘惑彬方席寵擅兵無
敢斥言彬吾不可舍彬爲支語恐　上不悟獨䟽六事其
畧曰　陛下臨御以來祖宗之紀綱法度一壞於逆瑾再
壞於佞倖又再壞於邊帥之手至是將蕩然無餘矣天下
知有權臣而不知有　陛下寧忤　陛下而不敢忤權臣
陛下弗知也亂本已生禍變將起竊恐　陛下知之晚矣
試舉六事於今爲最急者一曰崇正學嘗聞先儒周敦頤
有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故唯聖人
爲能慎動仰惟　陛下聰明天縱有古帝王之資然所以
盤遊無度流連忘反者諭思勸講之臣於是不能辭其責

矣伏望　陛下高拱九重凝神定慮屏紛華遠佞人二曰
通言路夫言路者國家之命脉也切見近時臣僚奏牘間
或言及時政往往匿不以聞其或事關權臣則又留中不
出而中傷以他事由是雖有安民長策謀國至計無因以
達雖有必亂之事不軌之臣　陛下無由而知伏望　陛
下廣開言路不責以出位不加以好名則忠言日進聰明
日廣雖亂臣賊子亦將有所畏而不敢肆矣三曰正名號
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禮樂不興刑
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　陛下近日以來無故自稱爲成
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遠近傳聞莫不驚疑竊歎以爲陛

事夫　陛下自稱爲公誰則爲　陛下者天下不以　陛
下事　陛下而以公事　陛下是天下皆公之臣而非
陛下之臣也伏望　陛下即日削去鎮國公等名號以昭
上下之分以明示天下之人庶幾體統以正而朝廷自尊
不然古之天子亦有號爲獨夫與欲爲匹夫而不可得者
竊爲　陛下懼焉四曰戒遊幸嘗聞大禹罔游于佚罔淫
于樂周公告成王毋淫于觀于佚于遊于田　陛下始時
遊戲不出大庭馳逐止于南內論者猶謂不可既而幸宣
府幸大同幸太原幸陝西榆林諸處所至費財動衆郡縣
騷然至使民間夫婦不能相保　陛下爲民父母何忍使

民至此虧損盛德貽譏萬世　陛下自視爲何如主也近者復有南巡之命南方之民爭先挈妻子避去流離奔踣敢怒而不敢言即今江淮間父子兄弟相食天時人事如此加以休息愛養尤恐不支况又重以戚之其何不流而爲盜賊速而爲流亡也奸雄窺伺待時而發變生在內則欲歸無路變生在外則望救無及　陛下斯時悔之晚矣彼居位大臣用事中官親暱羣小皆欲　陛下遠出而後得以擅權自恣乘機爲利也其不然則亦袖手旁觀如秦人視越人休戚不相涉也夫豈有一毫愛　陛下之心哉彼誠愛　陛下獨忍使　陛下馳逐蒙塵而莫之救止也

伏望　陛下翻然悔悟罷南巡撤宣府行宮示不復出發內帑以賑江淮之飢散邊軍以歸卒伍斥不御之女以各還其家雪既往之謬舉收既失之人心如是則尚可為也

五曰去小人嘗聞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謹按今之小人斂弄威權至于首開邊事以兵為戲使　陛下勞天下之力竭四海之財傷百姓之心至今紛紛未已則江彬之為也彬本行伍庸流兇狠傲誕臣等但見其有可誅之罪而不見其有可賞之功今乃賜以國姓封以伯爵托以心腹付以提督京營之寄此養亂之道也彬外挾邊卒內擁兵權騎虎之勢不亂不止天下之人切齒唾罵皆欲食彬之肉

彬不誅天下之亂必自彬始　陛下亦何惜一彬以謝天下哉伏望　陛下大奮乾綱將彬下諸廷議明正典刑以爲奸邪小人迷亂之戒六曰建儲貳嘗聞漢人有言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則天下震動夫有本而搖天下猶震動況於無本其何以安恭惟　陛下春秋漸高前星未耀

祖宗社稷之託懸懸乎無所終寄方且遠事觀遊屢犯不測之區此必危之道也　陛下徒知收置義子布滿左右獨不能豫建親賢以承大業臣以爲　陛下殆倒置也伏望　陛下早及是時將近時羣臣建儲章疏通行檢出宜付皇親勳舊及在廷文武大臣共圖大議即於宗室中遴

選親賢一人養于宮中使視皇子以繫四海之望待他日誕生皇子之後俾其出就外藩如此則繼體有人國本以固實宗社無疆之休惟　聖明留意車駕員外郎陸震見公疏即碎已疏草曰願同署名進疏入二公自分必死彬見疏果大恨必欲殺二公縛下詔獄鉗校于廷五日三訊杖百餘坐繫逾月除名公體故羸衆咸痛公必死乃死得甦震竟死當是時海內盛傳公疏公歸杜門著述家素貧客至留飯或至日中未舉火貸米隣家恬不屑意嘉靖改元召爲南京大理寺丞未幾卒無子贈大理少卿公嘗曰人生仕至公卿大都三四十年惟立身行道斯千載不朽

世之人顧以此易彼何邪公沉敏好學雖疾病支離手不釋卷詩文清粹和婉自成一家震字汝亨蘭谿人正德三年進士爲江西泰和知縣有善政去之日民立祠祀爲武庫主事　孝貞皇后喪　武宗自宣府奔喪歸又復欲出震抗疏諫　上怒罪且不測幸諸大臣力救得免陞車駕員外郎杖于廷死矣復甦書與諸子曰吾筆亂神不亂也竟以瘡故卒卒後三年贈太常少卿子體仁廕國子生爲通政知事是時諫而杖死者贈主事何遵劉校尚寶卿主事林公黼行人司副余廷瓚太常寺丞刑部昭磨劉珏兵部主事行人詹軾劉槩孟陽李紹賢李惠王翰監察御史

各廕子姪一人入國子監嘉靖初禮部主事仵瑜上疏曰正德間給事中御史挾勢凌人趨權擇便交遊貴倖飲宴園亭凡朝廷大闕失羣臣大奸惡緘口閉目不復救一時犯顏敢諫視死如歸或拷死廷闕或流竄邊隅者皆郎中員外主事評事行人庶吉士等官又張英本一武夫人諫就死行道悲傷諸給事中御史揚揚出入若罔聞知今幸聖皇御極褒恤忠諍此輩更何面目復立清明之朝耶章下吏部爲寢張英者京衛指揮使聞　武宗南巡挾一刀囊土數升持諫疏當蹕道號哭諫不允即拔刀自刎血流滿地侍衛人縛送詔獄問英囊土何爲曰恐汙　帝廷濂

讀之當愧死

士掩血耳殞命獄中無子嘉靖初憐其忠贈都指揮官其弟雄都指揮

李贄曰當瓚初用事時科道有言俱被慘禍其後勢成銓柄在己非其私人不置言路是以一時省臺皆爲不鳴之仗馬而捐軀死諫之士反在于翰林部寺諸臣也追　世宗新政若輩盡宜汰去而仵瑜之疏既下復寢豈當事者懼傷國體而不欲空署逐之耶抑猶有所避忌耶然讀瑜一疏若輩已當愧死矣

尚寶司卿何公　事　康陵

何公名遵字孟循南京欽天監人以諫死嘉靖初贈尚寶

司卿、蔭子世守、入太學、既祀公鄉賢、應天府又請於禮部、爲祠專祀公宗伯霍公名祠曰薦直方　武皇帝朝瑾彬相繼用事、彬導　上遊幸、禱祠名山、將入江南、而寧濠方謀以侍子入朝、恃彬爲內應、比南巡　詔下、彬幸得便窺伺、懼中阻、乃爲危言撼衆、衆亦相視搖手、戒莫敢出語、甚則以諛言媚彬、彬氣益盛、兵部郎中黃鞏翰林修撰舒芬首以疏入、諸曹稍稍踵之、　武皇帝怒鞏等、彬復揚言鞏且夕且死、冀以脅衆、公已入疏、力言淫祀無補致亂、且曰萬一宗藩藉口奉迎、潛懷不軌、則福未降而禍已萌、蓋指濠也、彬畏事泄、匿不以聞、公慮衆爲彬所脅、又鞏罪叵測、

復與同官林大輅蔣山卿上疏乞罷遊幸勿爲左右姦邪
蠱惑鞏等無罪願寬宥毋使後世有殺諫臣名不爾臣與
同死彬既欲杜衆口聞是言愈自懼更四出機穽下公等
於獄復嗾其黨劾言者懷奸訕上無人臣禮 武皇帝益
大怒榜示朝堂無得效尤遵等獄上被 責荷校暴午門
外五日杖五十罷遣彬自請視杖杖者故視賄爲輕重至
是客奉彬意而賄又不至杖視他人爲甚公體故羸又憤
所言不達瘡潰不可療越三日竟卒邸舍獨僮奴何安一
人當草疏時諷覺之前持哭曰主縱不自計獨不念老親
幼子邪公執筆從容曰無多言歸見大人爲謝萬死兒子

令勿廢學足矣草章巳書託鄉人太僕卿尉金編修陳沂
後事語不少亂蓋是時子世守方數歲公年三十四矣公
既卒南巡議亦竟寢公幼無他好為弟子員適武城王公
純甫為教授以道義劘切諸生一日策問范滂母事公感
之歸告母曰兒設為滂大人能慨然為滂母乎母笑而許
之正德癸酉舉鄉試甲戌第進士吏部尚書陸公完器重
公未幾嘗試臺諫獨引疾弗出曰吾不可賚人以進丙子
拜工部營繕主事明年權木荆南故事多覝奸胥歲增羨
以自潤商人苦權過於虓虎公更置一切而薹以無率之
無何出羨千金左右勸以獻績怒斥之曰來者將何繼耶

乃令下商自百金下減筭三之一凰水敗貲者勿筭以羡足常數但令相等入筭者手實其數幾何自識之擲於郡絡其或越貨敗令輿以謁至者盡沒入之咸惠並舉至今守為権令比去行李蕭然卒之日貧不能殮待鄉人賻而後以櫬歸葬先是被杖時父鐸與家人慕祭有烏悲鳴而前心異之比抵舍聞工部有以言獲罪者鐸長號曰遵其死夫已而果然

尚書孫忠烈公　　事　泰陵　康陵

公名燧字德成餘姚人弘治六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歷郎中正德六年超陞福建右參政歷按察使河南右布政使

劉瑾亂政寧庶人已蓄逆謀瑾誅又結錢寧張雄日夜詗中朝事幸有變又劫持省臣賂諸文武大吏九年乾清宮災羣臣輒請建儲庶人多賫金璧通奸倖臧賢徧遺諸奸臣欲且徵庶人子令上廟燒香成則自取之諸奸臣既得庶人賂又疑畏不敢發直以奸諂紿庶人庶人自以爲事十成八九日恣横朝議遴才節大臣推其機牙陞公副都御史巡撫江西公聞命歎曰投艱於我死生以之携二家童入南昌南昌洶洶謂庶人旦暮得爲皇帝諸省臣附黨及羣賊依附者相扇爲聲勢公旁盡庶人奸黨言動輒告庶人先是宸濠中傷胡端敏公下詔獄得公力爲湔雪不

死至是雖逆謀有迹顧宗室不敢先事訟言但託禦他寇曲爲備首城進賢又城南康又城瑞州南康安義鄉者盜賊淵藪近割地開爲縣饒撫二府罷兵備公曰緩急曷倚奏復饒撫兵備不果復又請勅湖東道分巡撫理兵備與饒相爲犄角九江當湖衝最爲要害請重兵備權兼轄南康寧州武寧瑞昌及湖廣興國通城廣信橫峯青山諸窯地險人悍設通判駐其地兼督六縣又恐宸濠一旦起劫兵器假以討賊盡出會城兵器外府公見宸濠逆謀急恐變起不測乃屢密疏言宸濠必反又盡爲訶劾伏途諸奸所得卽達 上所又爲諸權倖盜致宸濠所索金璧謝公

不得已乞休不允積憂勞數月鬚髮盡白十三年江西大水宸濠所蓄賊凌十一閔廿四出没鄱陽湖行劫公與按察副使許逵議調兵勦之三賊逃沙井去公岀不意乘夜出江外掩捕遇大風雨不克濟三賊竟走匿宸濠林墓中不可踪跡會言官發宸濠反狀　朝廷遣大臣詣訊宸濠懼十四年六月丙午伏賊府中俟諸守臣入大言曰　太后密旨召我監國公毅然應曰安得有密旨者又曰天祚皆移汝獨不知耶公益憤應曰安得妄言求死又曰我取南京汝保駕否公益怒張目直視宸濠厲聲大駡宸濠遂縛公許副使奮起爭孫巡撫朝廷大臣爾安得辱

侮無禮又縛許許且縛且罵賊錐折公左臂併許公殺惠民門外宸濠竟用三賊爲牙爪僞稱將軍首遣婁伯招誘賊黨至進賢知縣劉源清斬伯乘城拒守宸濠又遣人招窯賊窯賊有官司在不得發又大索兵器城中不得賊不得兵器皆持梃竿比至安慶王公起義兵擒宸濠湖中諸逋賊至安義縣宥守吏不能走故盡獲湖廣浙江以饒撫故不被賊禍公死節父之阻于奸倖未得褒贈嘉靖改元贈公禮部尚書諡忠烈立祠祀江西敘其子堪錦衣百戶進正千戶武舉第一人歷官都督次墬進士第二人歷官南京禮部尚書

尚書許忠節公　　事　康陵

許公名逵字汝登固始人正德三年進士長身巨口猿臂燕頷沈静有謀略初爲樂陵知縣流賊猖獗他縣閉門自守或遺賊芻粟飲食弓馬或棄城走公募死士千人人持大梃隨賊向往突擊人馬俱斃賊不敢近境以功陞山東按察僉事分巡遼海東寧道禮神愛民下士詳獄邊鎮懷輯陞江西副使時宸濠蓄逆内外構結莫敢誰何公每繫其黨引法批繩剪其羽翼又移勸巡撫孫公先發後聞孫公以爲不可使賊反有名然亦重奇公凡規防機宜悉與公議宸濠反公呼屈曰孫都堂朝廷大臣不可輒無禮宸

濠並縛公公罵賊汝反萬段磔汝汝悔無及宸濠遂呼賊推二公出公顧孫公曰早聽我言當不至此益罵賊不絕口至惠民門挺立賊刀斫其頸屹不動賊衆共摧抑令跪竟不得一跪遂死公父家居聞江西有變殺都御史副使二人即為位易服哭人怪問故父曰副使必吾兒也吾兒素有此志今果然矣嘉靖改元贈副都御史加贈禮部尚書謚忠節立祠祀公官其子瑒錦衣百戶進正千戶武舉進指揮同知錦衣

修撰舒公芬事 康陵 永陵

舒芬字國裳生而穎異不羣凡兒六歲授孝經論語等書

輙了大義年十二郡守祝瀚修封洫至獻馴爲賦大竒之
薦補博士弟子督學蔡公清試輙首語人曰此天下士也
中正德丁卯鄉試戊辰卒業南雍嘗夜分不寐於書無所
不讀而實勵志於聖學最喜濂溪嘗稱之爲中興之聖新
著有太極通書繹義又作易箋問七十餘條書論二十篇
詩稗說三十餘條春秋疑義三十餘篇一時名士咸推讓
焉丁丑考官陸文裕公深薦第一主試者抑居十二及對
大廷萬言立就是科　制題獨詳上自羲農以及近代興
經史所載爲治之事悉以咨焉公敷陳道法至詳至備直
言時弊諄諄懇切而卒澤於道德仁義粹如也　御批第

一甲第一名授官翰林院修撰時　毅皇帝不時廵幸公憂之戊寅春二月　孝貞皇后崩踰月郎欲徃視　山陵又華一應攡路軍馬公度其且至宣府遂上隆　孝疏謂三年之內當深居　九重無復外出繼釋服之後儼然縈縈在疚如成王免喪朝廟之時又謂自古萬乘之尊非奔竄避難未有輕身不嚴侍衛者旣而又上車服疏謂天子等威莫大于車服而下同于庶人甚非所以辨上下定禮儀也時虞有意外之變故毋疏之中三致意焉會江西洪水泆圩漂沒遂乞　恩終養謂臣係獨子無他兄弟父母老疾恐填溝壑辭極悽愴凡五上疏不允己卯春

車駕議以三月廿九日壬子巡道梁甦祀岱宗歷徐揚抵南京下蘇州復溯江浮漢登太嶽且遍中土繁麗先是江西宸濠久蓄異謀又結陸完錢寧輩爲內應士大夫非忠義素定者輒懷疑貳以故一聞駕出人情洶洶皆以爲天下事不可爲矣公乃慷慨曰車駕出必不利此社稷安危之所繫也廿五日早疏先入乞留駕言甚激烈有曰痛哭泣血不忍爲陛下言者汀右親王倡興濮之訐大臣懷馮道之心陸完以祿位爲故物以朝署爲市壓以、、陛下爲奕棋以華除年間事爲故事復痛刺閣中謂一、、、、、、、、、、、、、切危亡之迹不若言以救而聽主上之自壞時完以

智術倖高位利于　主上遠出則已得以自恣或濠之謀
倖遂則已又有非望之福故造爲惡語沮抑諫者謂　主
上聞直諫便舉刃爲刎狀且曰今撒頼矣初以此沮公公
不聽復以此沮諸欲諫者公乃邀考功夏公良勝儀制萬
公潮太常陳公九川至寓舍酌之酒賛之曰匹夫不可奪
志是夕遂連疏入時號江西四君子明日吏部張衍瑞等
兵部黃鞏陸震等刑部陸俸等疏俱入又明日禮部姜龍
等兵部孫鳳等行人司余廷瓚等疏俱入又有太醫院醫
士徐鏊以醫諫　車駕遂不果出向使公爲陸完沮則夏
萬之疏且緩諸公之氣亦衰矣安得以尼　主上之行哉

乃二十日、 天威震怒、 命舒芬等百有七人于午門外跪五日、未辰而入終酉而退、公嚴整無異平時二十五日戊午、 命舒芬等于午門前褫衣杖三十、公以頸首杖特甚神色不衰惟曰呼 高廟之靈冀以感動 上心是日水溢內海子四五尺至不了橋衝折鐵檻大柱七根若斷然杖畢幾斃卧院中掌院者懼禍至使人標出之公屹不爲動曰吾官于此、當死于此、又 命爲首者謫外任遂謫福建市舶副提舉、羅一峯劾大臣遭喪起復亦謫此官、公謫同其地比歸閩人宗其道德風節乃立祠以祀二公云即衆病就道或勸俟痊曰死吾分也敢少留邪是時死而

復藉、遠近相傳爲野祭、有一峯之後見先生語、既至閩布德宣威、遠夷心服、暇則講學不倦、生徒日衆、六月丙子、江西宸濠果反敗、庚辰閏八月聞外艱、慟絕、蕪程而歸、歸則哀毀骨立、壹循朱子家禮、辛巳夏、世宗卽位、肆赦諸竄謫者、癸未服闋、應詔復官翰林、道濟入謁先師行釋菜禮、周歷宮宇壇場堂閣、覽山川勝槩、徘徊數日、與聖公講士相見禮、聖公固讓、因錄所撰謁闕里記、所畫闕里圖、所貌夫子宮牆圖、所行釋菜禮儀、及士相見禮儀、并問答五章、聯句三十五韻、總題曰東觀錄、時吏部依詔書例陞俸一級、公上辭陞俸級疏、六月奏請勅命、遂得賜恩、

又進公階儒林郎降　勅褒之甲申春二月　昭聖慈壽
皇太后聖旦節公上乞　命命婦朝賀疏謂　皇太后奉
陛下宗社大計而　陛下承繼大統觀夫成王周公儀禮
經文與我　太祖制服之意則是　陛下于　皇太后雖
欲疏之有不能者是宜率天下懽心以事其　親而不可
使　皇太后之淒凉也三月乞致仕以圖便養疏再上不
允洎夏又再上不允又乞改選以便養又不允時　世宗
欲尊　興獻王爲　皇帝爲皇考　命下羣臣議大禮公執
議謂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疏凡三上固爭不得
乃率朝紳慟哭於　廟　皇帝震怒杖如前幾死罰俸三

佃月時奉太安人聶氏就養明年乙酉太安人卒于京扶柩南還行李蕭然祇家三月而葬生平酷好周禮詳加訂正作五官序辨五卷六官圖釋一卷刪僞一卷既乃校定正經仍六卷總之十有三卷題曰周禮定本謂周禮者至誠盡性之書也門人魏公良貴刻于寧波府官舍又嘗修三禮書未就而公辭世公幼即穎拔日記數千言貫穿經史百家于天文尤精觀望星氣有占必應雖同館號知天文如黃公佐者亦自以爲不及也又言鐘律度量所以治曆明時康節粗得大意而不能建律選曆將舉禮樂必也周公觀大司樂則律曆備矣識者韙之七歲能詩十二工

賦大或千言少僅數語志意溢發多所自得嘗語同館友曰心術與學術相符者也懷居與懷利相因者也怠勝敬欲勝義則其心死其學僞吾儕格君其豫在此謂太極圖亦則河圖與伏羲同功而不淆先儒本於易之說謂濂溪得斯道之正脈而直責程正叔之外師至於周禮一書常責漢儒多附會之罪宋儒之表章之功謂周禮與儀禮戴記猶蜀之於吳魏也賈氏以儀禮爲本周禮爲末謬妄已甚朱子乃不正之是其所惑也少操大魁初不色喜繼謫閩觕了無慍容獨立敢言不撓不懼端居終日未嘗晝寢夜必計過自訟暗即相告凡視聽言動必準諸禮不敢少

失尺寸每聞庭訓惟恐行之不逮比列侍從即委身於國曰此太史公教也一聞高堂之疾前後陳乞終養無慮十疏忠諫　兩朝先後一節如諫南巡議大禮言必要諸大道迺籍十年義氣激烈諫而杖杖而竄又復諫絶無一毫得失死生之念幼以聖賢自期嘗悼異學之謬曰空言無補不若修其本以勝之因取周子學聖有要數語書之座右紬流羽客悉毅然絶之至于權倖奄宦有求通者拒之亦如釋老居閒未幾奔父喪琉球人自長史金爵而下莫不哀號追送扶母喪入江忽雲垂波立危甚乃為文籲祭風濤頓息與朋友相劘切無幾微矯飾尤善成就後學嘗

語之曰士當爵祿不入于心滿盈不忘于念公始生吐人
泊舟野江夜半聞曰狀元姓舒殿之前日門生諶柟夢垂
白旛中有六字曰忠孝狀元止此殿之夕大風雷電伐木
鳥巢覆屋瓦飛其關係有如此者病中矩度毫髮不踰臨
終沐浴與衆揖別長子沆問家事不答跪請所欲乃瞪目
謂曰六經大明于世惟周禮未獲表章余生平精力盡在
此書第未及進御爲歎爾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言畢而逝
肅皇帝有精醇端介文魁天下賢名大振之褒又有陳仁
義格君心之褒楊一清諸公稱之爲忠孝狀元至儕之伊
洛之賢海內士以公與羅一峯並稱實不愧云

太常少卿楊忠愍公　　事　永陵

諫

忠愍公名繼盛、直隸容城人、幼苦家難、貧楚甚、力學堅苦、嘉靖初仕爲南吏曹郎、別宿弊、立章程、吏曹肅然、轉兵部車駕員外郎、時虜方亟、而部曹承習上下文書爲支吾、大不愜、會咸寧侯鸞議開馬市、部議推繼盛行、繼盛具疏言馬市決不可開、然既已遣臣、臣言其不可、是避難也、謹條開市五事、一必令俺答愛子入侍、二令盡還所掳虜邊氓、三議開市後、他種落入寇、俱責保約、四欲平馬價、分爲三等、五欲整兵爲戰守備、毋玩忽生虜心、部尚書聞之曰、如此則馬市不可開矣、乃別遣主事行、而繼盛疏竟上、上

三閱之曰繼盛寔青其溫而鷙有揭竿進乃下大臣
八人者會議鷙龍方盛八大臣皆中懾附和許開市而繼
盛遂逮獄訊諭狄道典史故事諭官者不事事繼盛乃日
求民利病興革之疏桃水以灌場開煤山以省薪芻狄道
官無册籍輸賦獨聽書筭生操重輕乃集書筭生科綜之
於是與時飛詭之弊盡絶而羸糧數十石均諸民糧重地
徃求售不得者又傾貲易其中二十畝助諸生上官私易
羢褐者卻不聽已建書院舉諸生學其中建社館教番漢
生學於是生知嚮徃番漢生亦各各知揖讓徼民上矣比
其民哭送者千人明年遷諸城知縣豪强歛戢盜賊屏息

尋遷南部曹主事、已召入遷刑曹改兵武選郎、繼盛念起謫籍一歲官四遷、思所以報國者、於是以元旦日食具疏大學士嵩專權誤國者十罪、逮詔獄問主使、問引二王、蓋嵩意厓公嘗受業閣學士階而二王爲 上所諱言故也、繼盛對獄曰今廷臣無應皆嵩黨孰爲主使、所爲引二王者以奸臣誤國、雖能欺 皇上而不能欺二王、蓋二王年幼又常不見 上非奸臣所避防至親莫如父子故、卒皇上一覺悟問之、庶二王能言之也、拷訊苦終不撓、又明日下錦衣衛杖一百、送法司、附詐傳親王令旨律論死、方繼盛詣衛受杖時、校尉苗生者飲之酒、曰此蚺蛇膽酒也、

可服繼盛曰椒山自有膽豈必蚺蛇哉遂談笑赴杖杖畢下刑部獄死復甦太息曰嗟夫忽然而死忽然而生如睡已又醒人死生固甚易也已叅脫然將部諸司皆憚輔臣頌繫之甚固繼盛自刮腐肉去膿血甚楚而泰然安之王比部世貞爲奔走求救王司業材請嘗爲力解輔臣陽出疏許諾而爲子世蕃及門客所持竟不上材流涕爭不得而繼盛竟死隆慶初贈太常少卿諡忠愍是時抗疏論輔臣罪者吳給事時來張主事翀董主事傳策翀以 上憂邊甚具疏言國家所恃以屏翰醜虜者在邊鎮邊鎮諸臣皆由公推舉其得人則邊務畢飭何至若今日之紛紜

哉自嵩輔政來一時督撫將帥盡行賄賂未推之先不論
其才但通關節者乃得推既推之後不論其功但勤問安
者乃得遷托名修邊者非實修邊以餽嵩也托名築堡者
非實築堡以餽嵩也賄賂一入或指敗爲功或謂入爲遁
覆沒全軍者得以蔭子戕殺平民者得以陞官相欺相隱
日甚一日至使　祖宗二百年以來邊防之計盡爲廢壞
如此則醜虜安能不橫右衛安得不困臣竊謂嵩不罷雖
有善用兵如韓信李牧邊防無能爲也　國家定額以給
發各邊者在戶部苟戶部所發督撫將帥盡得以供軍當
亦足用何至若今日之大困哉自嵩輔政來一時督撫將

帥既以賄賂為事必至尅減軍餉臣毎過長安街見嵩門下絡繹悉邊鎮齎餽未得見嵩先餽其子世蕃未見世蕃先餽其家人嚴年嚴年之富已數十萬則世蕃可知語曰人臣不可使富於國嵩意欲何為耶致使軍餉盡歸私第而沿邊將士凍餒不保朝夕　祖宗二百年以來養軍之費盡為耗散如此則戶部安得不窮臣竊謂嵩不罷雖有善理財如桑弘羊劉晏軍餉不能足也夫邊防急矣錢糧乏矣使為之人才者猶足以供　陛下之用則亦不足憂也奈何今日之人才久為嵩所敗壞無有底止自嵩輔政以來不顧朝廷名器惟務私家囊橐子世蕃市井無賴倚

父資一時無耻之徒如梟攫腐如蛆吶穢或在內也則圖爲改官終日干謁於私第或在外也則謀爲遷秩終歲打點於京師有以三千五千謂美官者有以七百八百得美選者公行白日乞哀昏夜遂致靡然成風如喪心狂病

祖宗二百年以來養士之節其廉耻禮義盡爲嵩所敗壞又安望今日人才有能負忠爲　國愛民憂時如昔人者耶臣竊謂嵩不罷則人才日下才下則理財禦邊終莫能爲也夫　國家之最重且大至於邊防錢糧人才盡之矣今皆爲所敗壞如此　陛下雖憂民之深求治之切亦奚益於治哉臣觀嵩爲人險足以傾人詐足以惑世辯足以

亂正才足以濟惡附己者不顧公論立登之顯要不附己者不畏天道立陷之死地其意蓋將以箝天下之口使天下之人甚畏其威而不敢言也然後益得以恣其惡此忠義之士所以悒惋激憤懷深長之憂者也　陛下聖神剛健黜奸臣趙文華百官兆民莫不舉手加額極口稱快以爲太平盛事今嵩罪浮文華十倍願賜罪斥則沿邊將士不戰而氣自倍百司庶府不令而政自新天下幸甚

光祿少卿沈公　　李　永陵

青霞沈公名鍊字純甫越人也公少而讀書有異質從王伯安先生遊先生一再與語即奇之曰生千里才也辛卯

舉鄉試又七年成進士爲溧陽令其治以搏擊豪强衛赤
子爲急用伉倨忤御史得謫茌平以父憂歸服除補濟豐
令錦衣帥陸炳聞而賢之請吏部得公爲經歷至則與鈞
禮終不敢以分加公炳與嚴氏父子深相結以故公間從
世蕃酒所世蕃虐所狎客給事者飲非其任强灌之公郎
以灌世蕃曰吾代客酬也喜從尚寶丞張遜業飲少飲輙
醉醉則擊缶嗚嗚誦出師二表赤壁賦已慷慨變聲長嘯
泣數行下於時虜闌入塞都門不啓　太子坐西齋宮憂
之會虜獲我中貴人爲嫚書附以進曰予我幣通貢郎解
圍不者歲一髠而郭時華亭公領大宗伯要諸大臣以御

朝請、天子下其書太宗伯會文武羣臣討熟便屬予司業趙先生貞吉曰虜所謂貢者耶彼傅城而軍我乃城下盟稱以爲 天子御奉天門出內帑饗士譁言者旌功臣虜固當自退而檢討毛起嚅嚅言吾姑寬虜以予貢而出之而後議守便趙先生廷叱之爭之堅而沈公復爲申趙理刺刺不休太宰夏公怖而問曰若何小吏也沈公目攝之曰大吏噤弗言故小吏言胡怖也且不曰主辱臣死耶太宰意不自得罷而華亭公持衆議上竟弗予貢次日天子出視朝有所誅進矣當是時沈公氣甚壯欲力吞虜幾得以身嘗一面亟見其長乃上疏言請以僞騎護陵寢

萬騎防通州餉而合勤王之師十餘萬鼓而薄其惰歸必大勝報聞罷蓋是時相嚴嵩獨貴幸用事數寢抑邊事不以報而見事急則若爲開言路有所詠進者將帥當事臣追誅蓋入賕居間嵩以免而其進有時賄賂價暴起言者日以益嵩日以重於是沈公欽張丞所泣而歎曰詩不云乎歙歙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巳矣亡所信吾謀矣吾即不死而苞苴日蠅然過我而集於西第何也且夫社稷何賴焉乃抗疏言相嵩父子翼虎鼠社悞國大計請僇之以謝天下太宰阿私亡所異同宜從坐　詔以公昔歲譴謫亡人臣禮今復誣詆太

臣自爲名廷榜之數十謫田塞外而先是趙先生亦坐他法謫斥矣沈公嘗田保安倉卒辭妻子廣柳車未有舍而保安賈某者傷睨公曰公非上書請誅嚴氏人耶揖之入徙家而家沈公公始有居矣里長老問知沈公狀咸大喜助薪粲而遣其子弟來從學公稍與語忠義大節則又大喜而塞外人戇爭爲公詈相嵩以快公公亦大喜日相與詈嵩父子以爲常至爲偶人三象唐相林甫宋相檜及相嵩而射之語稍稍聞嵩父子銜之切齒而侍郎楊順來總督故嵩客也前大帥某業以選愞避虜俟其解則縱吏士取死人首甚者夜徼避兵人僇之以爲功沈公廉得其首

主名貽書誚之前大帥恚既得代卽以屬順曰是故撓乃公事者丁巳虜大入破應州堡四十餘順見以爲失事當坐益繩吏士殺傷避兵入上首功以自解而公復廉得其狀貽書誚順語加峻且賦詩及樂府者二或謂公遷人非有言責毋爲爾公怒曰吾縉紳者豈亦有言責耶若視吾眼在否而欲肯我夫殺人而欺其君以要賞吾誓不與共天順聞益恚以其私人經歷金紹魯指揮羅鎧走嵩子世蕃所曰是夫也結死士擊劍習射將以間而取若父子世蕃曰吾固知之卽以屬巡按御史李鳳毛鳳毛謬爲謝曰有之竊陰已解散其黨矣鳳毛得代歸遷爲光祿少卿而御

史路楷來又嵩客也世蕃爲酒壽楷而使謂順曰幸爲我除吾瘍事成大者侯小者卿順則與楷合策補諸白蓮教通虜者竄公名籍中以謀叛聞而俞大帥時理兵部無異取中旨僇公籍其家而寻順一子錦衣千戶楷候選五品卿寺順猶怏怏曰丞相負我薄我賞猶有所不足乎謀之楷取公二子杖殺之而移檄趣逮公長子諸生襄至則日掠治困急且死會給事中吳時來上疏論順楷誤國大罪上怒相嵩不及爲之地急下緹騎補治順楷而襄得釋居久之相嵩敗世蕃砍死御史維新復論順罪而微爲襄理還其諸生　穆宗初詔褒言事者沈公究如大白贈光祿

少卿賜祭錄一子太學裹用諸生又次齊貢上春官伏闕
上書極言總督順延按楷殺人姦黨狀而給事時琉璜相
繼以封事請　詔可捕應楷司寇獄論抵罪當虜掠近郊
時都門閉公急謂陸公勿閉門閉門是棄民矣陸公爲言
於上而許之所入男女以巨萬計公於詩文援筆立就奇
麗甚而不能盡削其牢騷憤激之氣往往多楚聲以故人
咸讀而憐之其死以丁巳之十月十七日得年五十有二
子四長郎裹次褒次褒死公難最少子褒以稱免裹既白
報公讐推太學恩褒
論曰爲國擊嵩不勝公徙爲嵩擊公勝而公死公死不死

神韡韡者億百千紀嗚呼嵩乎番乎順乎構乎死而死矣

余謂公死而生嵩生而死公固流芳百世嵩亦遺臭萬年

若嚴嵩諸人真所謂求死不得者曷嘗死也卓吾子私記

御史楊公　事　永陵

直諫

楊御史爵富平人也嘉靖中疏請慰人心以隆治道言臣惟人主一身用人行政萬化之本原也是非得失方在乎幾微而民心之向背天命之去就關焉甚可畏也聖帝明王深察乎此事無微而不謹時無暫而不懼為大於細圖難於易故能天人交與而有以延祚於靈長今天下大勢極矣內而腹心外而百骸莫不受病因仍苟且兵戎廢弛

奓侈妄費公私困竭奔競成俗賄賂公行遇災變而不憂非祥瑞而稱賀讒說面諛黨同伐異士風民俗於此大壞臣早夜耿耿至痛心流涕誠不忍默默保位以上負洪恩下負所學也惟　聖明垂聽焉夫天下之患莫大於以危爲安以災爲利以可憂爲太平法家拂士日遠而快意肆情之事無敢齟齬於其間此積弊之所以爲不可救藥之病也往年夏秋恒暘不雨畿輔千里今冬無雪臘氣如春元旦僅雪卽止民失所望洶洶無聊此正撤樂減膳率羣下祈恩祐之時也而大學士夏言數人者方以爲靈瑞而稱頌之不幾於安危利災以大可憂者爲

樂耶孔子告顏淵爲邦在遠佞人如言等所謂佞人非耶大臣之職當輔君當道志仁先天下以爲憂無忠亮體國之心而居人臣之極位是所謂小人乘君子之器者也夫翊國公郭勛中外皆知其爲天下之惡　朝廷之蠹也迹其舉動亦豈能有逃於　聖鑒哉顧　聖德優容不忍即罪神謀遠慮自有所處臣恐以爲奸不可近惡不可長者止之於微遏之於漸則　朝廷優禮大臣體貌未失而武勳餘裔亦得以善其終或使稔惡肆毒潛干政柄羣邪趨附善類退處於天下國家之禍必深矣治道去其太甚此其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一也天生斯民立之司牧君人者

奉天安民而使之各得其所也古者民勤於食則百作興今民勤食不得而顛連無告委命溝壑以至於死亡臣近聞京城兩月內外凍餓死者八十一人此止據城二郡耳其諸五城尚未知有幾也千里之遠耳目之所不及又不知其有幾也此皆　陛下之赤子望旦暮延須臾之生而不得正　陛下憂民惜財與天下休息之時也而土木之功累年未止工部屬官添設至數十員又以一方士之故差官萬里遠修雷壇淩民膏血而不知卹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竭民之財盡民之力其無乃自蹙其根本也乎昔漢文帝惜百金之費而不營一臺故海內富庶隋氏以盛修宮室

而至於亡、今北虜跳梁、內寇竊發、加以頻年災異、上下一
空、百計取之、愈爲不足、而興作未已、以結怨於天下、此其
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二也、唐虞三代君臣、每每以勤
敬之道、交相警戒、如堯兢兢、如舜業業、如禹惜寸陰、如文
王日昃不暇食、武王以敬勝怠、故能壽躋耄期、治隆熙泰、
陛下即位之初、勵精有爲、不遑寧處、嘗以敬一箴頒天下、
於堯舜三王之道、蓋已心得而服行之矣、數年以來、朝儀
間闕、經筵輟講、大小臣庶、朝參辭謝、未嘗得一覩　聖容、
敷奏未嘗得一聆　天語、今庶官入覲、遠自萬里、孰不欲
一望　天顏、以慰快覩之心、而咫尺闕庭、不得一見、臣恐

人心日益怠惰中外日益玩敝非隆古君臣同寅協恭以臻太平之氣象也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三也聖王之世執左道以惑人者必誅而保傅之職坐而論道古所謂官不必備惟其人者也今舉名器之重而畀諸迂恠之徒異言異服列於廷苑僉紫赤紱延及方外而名器之濫極於此矣　陛下以天縱　聖資爲上天元后遠宗帝王之道近守　祖宗之法細旃廣厦與公卿賢士講論治道則心正身修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和氣致祥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安用假此妖誕邪妄之術列諸法禁而藉之爲　聖躬之福耶甚非天子所以崇正遠邪乎

平蕩蕩奉三無私以化天下之道也臣恐風聲所及人趨異教貽四方之笑取百世之譏於聖德國政所損不細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禍亂者四也陛下臨御之初延訪忠諒虛懷納諫狂直敢言之士往往矜宥故一時臣工恃陛下能容敢以直言干冒天聽言過激切而不獲罪者亦多有之比年以來震之以天威加之以危禍如往年太僕寺卿楊最言出而身立死近日左贊善羅洪先等皆以言爲罪而斥故臣下懷危慮禍無復有犯顏直諫爲臣救逆耳之言夫成湯大聖人也仲虺稱其改過不吝從諫弗咈高宗商令主也傅說以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

原缺

謁上官止長揖曰吾師席也可屈膝乎因著論云孟子言為貧而仕者非也抱關擊柝委吏乘田無在非道而尤甚如教職蓋人材所由造世運所由理其職亦何尊且難乃稱為貧哉自世治此說不察故居此官者多娖娖不舉其職士習蠱而吏治媮所從來矣持論若此尋進淳安令淳嚴邑也地瘠而民嗇所產茶竹杉柏外無他物且重巖複嶂民易逃匿山下田畝悉歸右姓窮民卒歲不粒食又當新安下流諸官舫日五六至夫役迎送費不可支公慨然思拯之初入署側有燕公第以祀神牲草草治具乃召丞尉若學官弟子若耆老以次列𠏉陳所為奉法守下意甚

悉覔日散去淳安人固沾沾知令志有在矣無何度田定稅不使豶富得上下其手官署中有隙地課老僕樹禾麥藝蔬芥旦夕取自贍自江水外無關淳安者胡公宗憲總制浙直權甚重家僮過淳安公無加饋制府竟無讓一日語藩臬曰昨聞海令爲母壽市肉二斤矣蓋異之也豐城鄢懋卿由中臺出理塩政勢張甚所至縣令如上供以得無吡辱爲幸維楊三臺使醵燕之費至千餘金鄢將往檄齊雲牒所過郡縣供辦令甚峻及淳安公乃爲書上鄢甚言邑小不足奉迎至且見罪願取他道往且言汰侈不可爲與小民不當虐者甚具鄢得書色變久之遂罷齊雲行

曰令言是也、藩臬郡守聞之股慄、曰令何戇、幾累我輩矣、公時已胥嘉興別駕、鄢私人御史袁迎鄢意、以他事摘公從舊職、論調興國、興國地故单薄、歲賦不入、民苦浮糧、為患、公述八事、上之中丞、而獨求清丈以進貧民、而均其賦、已陞戶部主事、時　肅皇帝尚玄修、朝政多曠、公慷慨言天下大計、謂興土木為傷民、數推廣事例為鬻爵、以師附仲文為非體、以仙桃藥丸為恠妄、甚者以不見二王、不還大內、誹謗猜疑、僇辱臣下、為薄于父子夫婦君臣、其言皆敵以下所不能堪者、　上震怒、投其章于地、已徐閱之、意若為動者、留踰月不下、而會　上意有所不可、遂下公詔

獄中外縉紳相顧失色而公直聲亦遂聞天下亡何肅皇帝崩　莊皇帝奉遺詔出公獄還其官尋改兵部主事已晉丞尚寶丞大理南京通政入為左通政遂以僉都御史撫應天時公威名籍甚中外墨吏往往望風解印去權豪怙勢之家率相戒毋敢犯一顯者赭其門以居聞公至即易赭而黝中人監造者以入人肩輿行見公亦減其半云吳故有松江匯震澤入海瀕江田藉其灌溉已為潮勢淤為陸公斥羨募工乘輕舟躬督春鍤開濬之不旬月而成又吳俗貧富相傾弱者率獻田于其豪以為奸利輸不必入公獨卵翼窮民而摧折士大夫之豪有力者是時吳

中貴人無逾華孛相按問其家無少貸而弟侍郎陜武斷殘民報逮治如律盡奪還其侵田自是士大夫之名貪暴者多戢迹遠郡以避小民始忻忻有更生之望矣公嘗論欲天下太平惟有井田一法井田之壞而不復也惟有亟奪民田一言至於不得已而限田又不得已而均稅策斯下矣然猶爲井田之遺意故其令敝邑撫三吳皆以清丈爲急而力行條鞭一法令額外征徭不至重困之至今小民得保守田業相率繪公像而尸祝之比比也然公竟以奪富民田府怨而議者亦以此中公遂解官歸里居十餘年九卿若臺省前後薦公者無慮十餘疏今　上聞公名

起公南僉都御史旋以爲南吏部侍郎公至首陳治安要機謂今日貪墨爲姦决不可縱而歸本君身多責難語既奏　上深鑒其忠屢欲召用而柄地有陰沮者乃以爲都御史掌南院決歲三遷皆出　特簡海内端人舉手相慶以爲特達之知而小人之不便者顧目公爲迂濶誕之甚力章亦寢不下公屢疏乞歸　上屢報聞竟以丁亥卒于官卒之日貧無可給棺槨士大夫醵金以斂士民哭公至罷市者數日祭于塗累數百里不絕訃聞　上震悼久之贈太子少保謚忠介

續藏書卷二十三終

秣陵　焦竑　輯

丘公　事孝陵

丘鐸、字文振、汴之祥符人、故御史中丞劉基先生弟子也、通儒書、兼習醫家言、名動一時、至正末、父誠爲湖廣等處儒學提舉、鐸侍母馬夫人留吳越、欲御車往從、江右兵大起、武昌陷、二浙繹騷、鐸憂懼不知所爲、急避地四明、暨江南皆歸職方、復奉母至南京、每西向稽首曰、武昌有來者、庶幾知吾父之所在乎、已而其父果至自武昌、父子相見、悲喜交集、鐸賣藥市中以給親、亡何母弟鈞擢會稽上虞

巡檢鐸與父母皆同赴官夫人疾鐸晝夜泣禱於神乞以身代及殁鐸哀慟幾絶卜葬鳴鳳山之原哭曰鐸生也咫尺不離吾母膝下今逝矣可委體魄於無人之墟乎乃結廬墓側朝夕上食如生時當寒夜月黑悲風蕭颼鐸恐母岑寂也輒巡墓號曰鐸在斯鐸在斯其地多虎聞鐸哭聲輒避去故會稽人異之稱爲眞孝子云先是鐸在四明從祖父母居沭者八人貧不能自存鐸咸迎養之死皆返葬先塋人以爲難其姑適河南匡氏者年十八夫亡誓不再適鐸義之養之終身凡二十年如一日其制行皆類此

知縣簡公

簡祖英字世英廣之東莞人學問該博有才略事元爲江西都省員外又從左丞何眞起兵保鄉邑贊平邵宗愚功居多廖永忠克廣東乃徵祖英赴闕燕勞之賚以繒帛拜建平縣知縣以母老疏辭歸其略曰臣祖英九歲失怙惟慈親鞠育少長知學冀或用世酬罔極之恩臣之志也向以叨食元祿爲何左丞㕘佐適值三山強寇剽掠廣城一門妻女死節者五人老母陳氏爲所拘囚臣祖英隱忍不能即死其有愧于石苞多矣茲遇 聖朝維新征討不服率土效順咸蒙嘉休乃者三山逆虜悉嬰鈇鑕臣母得以生還雖不孝之罪固所難逃而得以展區區孝烏私情者

陛下之賜也臣母子離散復完白骨再肉銘感聖德纖于肝肺雖九死其何能報陛下復加甄錄寄以民社此正臣隕首思效之秋也而臣逡巡不敢拜命者以罪戾已深不宜職在民牧欽惟聖朝以孝道治天下以仁心懷遠人臣經事元朝幸已逃誅母年逾耄孤苦特甚伏望聖慈矜其愛日之短俾遂歸養之願則臣母子執目清平謳歌德澤爲幸大矣今臣年四十有九老母年八十有一西山之日其來幾何苟遂親而事主陛下安所用之上從其請時上方以道德風厲天下凡勝國叛降之臣始雖榮遇終必擯斥名士如危素張以寧輩皆所不免祖

英之見卓矣又有高彬者字文質南海人何真部曲也仕元至萬戶佩金虎符入國朝乃走江湖爲巨賈徹爲武職固辭父之把筆學爲詩有奇語孫贊稱之晚年日坐一小樓讀易不知其身之老也號蟾溪云

姚公

元末兵亂桐廬在浙上游密邇於杭獨當其衝寇盜旁午肆剽掠民不聊生父母妻子避匿山澤不相顧邑人姚伯華二十未娶事父母極孝晨昏定省未嘗去左右父母年俱六十餘家頗溫厚度不能存奉二親匿閬原山中各挾資以行倉卒爲羣盜所追投叢莽間散失不知所在盜過

父不虞後盜之至也出呼其子遂爲盜所得妻聞知賫所挾物馳救其夫盜併驅以去至一山澗路崎險夫婦老不能步哀訴乞免盜怒並推崖下墜石死明日盜稍退伯華遍野追求不可得哭聲徹天忽有指示曰爾親在崖下趨視之則皆死矣伯華計盜來未已用絳紬被二裹其父母以肩擔之乘夜由間道奔桐江時江無舟躊躇間餓漁人棹小舟向岸來伯華出銀鐲一隻付之載以渡南岸復肩擔二骸至姚家山祖墳之右採樹葉掩之徐用木錐乞土饑寒無力又慮他盜之窺覘也晝伏夜作二晝夜穴成深可丈餘負二骸殯於穴仍負土築壘高三尺痛哭嘔血而

出水幾　明興四海大定民各復業於是伯華歸即舊基而居之子然一身形影相弔乃因其族娘宋氏聘錢塘楊氏爲婦生三子家業漸饒伯華恨二親死非其所每一念至悲不自勝詳其遇難時二月也不知其死之日故每臨二月則終月絕酒食不茹葷不接賓客獨擁爐自泣手持杖畫灰隱痛裂肺肝淚傾注灰盡濕不已或問之故不答勸之益嗚咽弗已進飲食輒推去奉祭祀執爵哀哀呼父母如在膝下時聞者無不感動伯華記逃難日乏草履幾不免尋以銀釵購得之始獲濟遂終身手織草履以施貧乏弗取直三子生八孫顯者曰夔吏部尚書龍河南左參

政子孫男女不下七百指伯華壽七十卒贈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孫婁贊曰婁幼時聞鄉長老云伯華善人也嘗寄人綾帛衣以數百計一夕火發家資燬盡一不顧急移所寄物或謂掩之紿以火可信也伯華明日按籍各還其主無一失者客有過其肆少憩遺一巨囊視之乃鈔也急追還弗及矣逾年過其人延至家詢之其人不自記憶出囊還之封識宛然客嘆謝而去兄伯榮洪武間任河南丞城典史以事坐臺獄既釋乃死其內弟火其骸携歸匿之紿曰得錢事可解伯華罄其所有不足復鬻畬田四十餘畝付以去既而歸語曰幸弗累家矣不意病卒吾已收骨

置黃山寺盡住取之衆知爲所紿欲暴其情伯華曰弟骨
兒骸歸葬足矣置勿問於乎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伯華不
自享而持以遺後之人後之人不忘其所自而復以遺之
後人庶乎餘慶可延也

朱公

朱煦者福州太守朱季用子也性至孝母楊氏性嚴難事
諸子稍不如指笞撃之不已煦事之盡恭洪武中　詔天
下盡革令歲以上積歲官吏爲民害者輸作城役季用任
福州僅五月例逮赴京亦論罪輸役淮城役嚴日用錢數
十緡季用又病痢被楚不能堪謂子煦曰吾貲力豈足任

此吾旦夕死已矣無爲汝累汝第負吾骸歸葬耳煦惶懼
不敢頃刻離左右復戒二弟守視之時在役告枉令嚴甚
告而戍極邊者三人抵極刑者四人矣煦奮曰吾無術以
脫吾父訴不訴等死萬有一父緣訴獲免即萬戮死無恨
父僚同役者交阻不聽具告枉狀上 上悲傷其意赦季
用復官例復官者十四人皆拜季用謝曰微君有孝子吾
輩骨肉皆爲城下土矣已而煦感疾死季用傷煦死病亦
死嗚呼月死得免於刑幸矣而父子俱以病死豈不謂有
命哉是時黃巖陳叔引坐贓論死其子圭請代 上喜欲
原之刑部尚書來濟以爲法有常不宜撓法開僥倖路論

如法聞者皆嘆圭之孝而惜其死嗚呼圭之死圭之志也於圭何憾焉

毛公

毛聚德玄者萊之掖縣人也幼有異質事繼母秦盡孝里中嘗寇至衆驚走秦不能行聚獨侍左右弗去寇問曰爾不畏死耶何不避我聚泣曰我老母在敢自求活乎寇義之不忍犯父嘗病疫居崑崙山中夜渴求酒山深多虎狼聚弗憚跣走出山乞得酒以還父飲而愈與兄弟分財恣其所取而受其棄遺者長兄葬柩將及壙訛言盗且至衆懼欲奔匿聚曰兄柩在斯安忍棄之卒掩壙而還再從母

殯娍隅人取其塼殆盡聚買地瘞之族女六人貧不能嫁聚出私財嫁之族中不克葬者十餘喪聚皆爲葬之歲食有餘粟則推以濟鄉里貸不償者則焚其劵有客宿其舍旦遺錢數百緡而行聚徒步追五十里還之隣人耕侵其畔或以告聚聚曰寧知非彼地耶其居家待人無長幼皆以誠久而人咸信之稱爲善士聚生二子蔚炳蔚生二子紘綖皆好學紘由國子生爲殿廷儀禮司序班

劉公

劉謙浙江山陰縣人洪武中父謫戍雲南伯兄又以督運死京師謙甫六歲輒知痛父一日問家人曰雲南在越何

方家人以西南指之輒朝夕向西南遥拜年十四歲瞿然曰雲南雖萬里天下豈有無父之子哉治裝爲尋父計時滇夷初服道路荆楚歷六月抵雲南艱辛萬狀遇父於逆旅相持號慟行道傷悲俄而父患瘋痹欲以身代戍冀得歸父而　國法戍邊者惟十六以上嫡長男始得更替於是復歸携伯兄子往而伯兄子亦尚孱弱又復歸悉鬻家資以往蓋三返雲南始得歸其父也父歸家徒四壁幾不能爲生譓力供菽水晨昏必極其歡督學使者張偉爲傳其事

程公

程通少有至性動必遵禮嗜學不倦鄉先生奇之年十四補弟子員洪武乙丑貢入太學時年二十二丙寅遭喪歸廬墓三年哀慟毀形妻子至不相識戊辰復上太學時祖平謫戍延安年耄耋通乃上書言臣幼而無父祖猶父也臣祖老而無子孫猶子也更相爲命今邊徼戍卒如林豈少臣祖者辭極懇切書奏　高皇帝憐之持其章不下私命兵部驛召平既至乃并召通東西立殿陛下顧通曰汝識此人否祖孫相持哽咽不能仰視　帝歎曰孝哉此人命除其籍

孫公

孫孝子惟中濰州昌邑人也爲農孝子長身美髯朝耕暮讀善談古今事亹亹也雅愛宋名臣言行錄亟稱之時以爲省括爲海寧州吏目推擇上詣都會父卒皇皇如不欲生既葬結廬其側苫塊曠野中深夜月冷哭聲依依隨悲風遠聞人爲泣下目暌淖糜二盂而止晨起掬雪[illegible]面已輒詣墓前拜久之手足皸瘃形容憔悴或勸其返哭不對事聞縣令夜半攜二蒼頭往瞰之見孝子蕭然塊處風雪中也歎息而去娶劉氏從孝子之化孝子居廬三年劉亦居堊室不近酒肉者三年

錢公

錢塘字可大吳越王鏐之後歷廬陵刺史滙再世曰和自廬陵徙吉水又四世曰程程之子誠可皆以科第有聲而可大之祖本和尤篤行士也可大生八月而孤稍長性穎敏年十三以書經中臨江路賞試既又中撫州路賞試然是時元祚日非紅巾盜起所在皆爭爲雄長自至正丁酉以來士大夫顛頓甚矣可大奉其祖及母崎嶇以避之走廬陵之富田又還泰和之梅岡既又走其邑之大洲尋又奔雷川最後又奔廬陵之李坑李坑路極險盜又追及之本和被鈔不死縛之可大聞卽冒白刃奔訴乞以身代盜并縶之可大訴不已本和亦哀訴無子惟此一孫耳兩人。

爭相代死情極悲慘賊憐其意遂兩釋之可大方脫時其母尋亦被執而可大妻張氏伏叢薄中窺見賊已執其姑卽自出迎謂賊曰姑老矣請釋姑而縛我賊熟視良久卽解其姑縛縛張氏張氏旣就縛擲所携袖中雙鞋與其姑訣曰婦無用此矣且行且眄睨其姑稍遠卽罵賊不肯行遂死之人　國朝兵定有司以可大之賢薦者三皆以親老辭親旣歿終身爲之悲痛本和故所築樓可大每一登之輒流涕名之曰思樓然其爲人頗豪健慨然以氣自負鄉有劇寇嘗殺人有司憚不敢捕以屬可大可大立捕殺之年若干卒於家一子曰遂志以科第得官爲山東按察

僉事云

瞿公

瞿孝子嗣興字華卿蘇之常熟人父達元初爲百夫長遷蘇州巡鹽大使兼管內六縣捕盜轄怯憐口提領孝子天性純慤依依親側若不忍斯須釋者母患癰癰潰當長夏臭穢不可近孝子爇湯洗滌執扇驅蚊蚋晝夜至月餘乃休既而又罹積氣疾衝擊下上百藥不治或授以刲股可療法

矢俟刀躍方可用孝子頓顙流血刀弗動

孝子情迫切强取刀

糞以進母不食已五日忽盡啖之氣銷如失一旦母思芰食時

孝子求諸市

不獲允川有芰者解衣入水覆其葉覓之雙脛皆赤腫孝子號呼曰神明不相我乎餓得三芰水中人以爲精誠所感云其宅心仁厚單寠者必思賑給而不欲使其知瓘工王氏家無擔石儲且卧疾不能興雞初鳴孝子往以錢二十緡投其窗隙而去民有告糴者鶉衣百結孝子受其直五千復陽問曰若欲糴十千耶遂如數與之鬻蔬翁過門孝子市錢五十文以楮幣五百文授翁令補餘錢翁愠而辭孝子曰汝第持去他日見還未晚也負販夫或來貿遷孝子一聽其言不與較家人怪之孝子曰彼竭汗血以逐什一利寧能足吾欲乎歲大侵來相依者數十人孝子擇

旁近舍舍之會癘氣作病者相枕籍孝子每晨躬携粥藥
撫視卒賴以全孝子朝出道中拾遺囊悉歸求者一金不
自私未幾又有亡契劵及白金者孝子蹙額曰金固易致
質劑乃資業所藉其必起爭端乎密偵其人還之其人勢
家奴因失主物畏懼幾欲死謝曰三尺微命孝子所賜也
孝子雖不讀書其篤行類鄒魯士州里翕然稱之孝子年
且耄及見介子莊官學有立洪武初擢禮部員外郎孝子
病革言不及家事惟曰死生恒理爾頻語吾見莊善事
聖天子毋以老身爲念遂終　宋太史論曰濂待罪禁林
日與莊爲同官莊念父在遠一語及之涕泗潸然流濂因

歎曰非誠心愛日者乎已而薊人來言孝子之賢絕於醜夷有未易追躡者瀌又歎曰非是父焉能有是子乎是有關世教民彝之大故造瞿孝子傳使圓冠方屨者讀之必將惕然而自省矣

魏公

魏祥字景德其先永平人永樂初侍父百戶亮調任金山年十四爲島夷所虜轉商日本其王知其中國人召見之留侍左右改名元貴因得力學遂爲土官㝎妻子然心未嘗一日忘中國也屢諷王入貢宣德中與使臣抵京上疏陳情臣夙遭虜抱虆痛心死生路梗流離困頓辛苦萬狀

生還中國夫豈由人伏乞歸省侍　上意在柔遠不欲遲留之遣令還國許給驛暫詣金山獨其母存耳母曰果吾兒則耳陰有赤痣驗之信然抱持慟哭悲動隣里未幾重違　上命別去祥至日本敵以　聖意蕃王允之仍令入貢申前請　詔許襲職歸養祥母子相失二十載又有華夷之限得遂其養難矣祥事母備極甘旨聞言及父事輒哽咽不已後母寢疾三載朝夕扶持不離左右及卒哀毀骨立喪葬皆以禮祥博覽經史通左氏春秋善吟咏年八十餘以壽終

洪公

洪祥字士高黄梅人德性渾成無疾言遽色事親孝養備至服勞終身不怠父友璋病癱延年餘起卧粥餌衣被垢穢必躬治之未嘗解帶妻完顏氏貴家女也璋念兒郎孝而婦或少嗔心終不安一日强坐謂祥曰吾病將愈汝姑去就室留一僕扶我足矣士高陽諾而陰伏父寢傷是夜父少起呼僕不甯力殆而仆忽一人㩜脇驚曰爾爲誰士高曰兒也知父晝所云非實特候於此則相持泣曰天乎兒孝至矣已而父疾良已祥與妻益竭力承事優游十餘年及父卒思慕不至見父形於𤋮薦鏡中人謂誠孝所感士高喜讀書明義理死生利害了無疑滯嘗值暴雨或勸

其急行笑曰緩急等濕耳壽九十七終里閈評祥行號曰隱德洪先生子六人俱賢曰亮者金華武義丞亦曲盡孝愛云

虞公

孝子姓虞氏諱謹字靜之世居明州南村姚浦鄉孝子匍匐時卽依依戀父母父母行輒抱持不忍舍總髮就外傅讀詩至明發有懷藹藹隕涕尚書楊文懿公見而拊其首曰篤孝兒篤孝兒既長迎顏承志唯謹成化甲子從兄謙以富民籍亡歸有司逮捕甚亟父憐其衰老命孝子代之行孝子曰父命也惡敢辭行無難色入吳謁陸績墓次彭

城、訪劉士雋遺事、過沛拜王陵像、抵安定、毅然就役、若忘
其爲他人者、文懿公爲之請、得免歸、歸拜父母、號且泣曰、
兒不孝、不能朝夕左右、貽親萬里憂、罪何言、弘治辛亥、父
遘痢、孝子侍疾、醫禱備極、悢惻、每夜稽顙北辰、祝曰、寧懈
于余身、父之顏、爲墳赤、血縷縷見、及卒、哭絕復甦、斂殯、牽
巾度喪三日、水漿不入口、母勸之、陽爲一舉、母入、復輒去、
坐臥苫塊、袒髮面黑、如四垢、嘗念其父好老氏、日誦道經
一遍、畢乃哭、哭至淚下浸磚、磚爲毀裂、喪畢、懸像置器、如
所生、備陳平生若所見、又作哀文五篇以見志、丁巳、母病
劇、痛不欲生、及逝、哭斂哀奠、一如其父、至遠其內子、非祭

不相接、非病不入問、如此者十五年、或勸之曰、人孰無室家之養乎、何自苦、乃仰天拊心嘆曰、余天地間一罪人也、吾身亦已多矣、遑顧其他、孝子體貌壯偉、至是哀毀骨立、不復舊容、尚書楊公、大參張公、俊爲歌章以憐其志、里中人咸稱曰、眞孝子孝子孝子云、先是月朔哭、有白鴿鴿來巢寢室、馴甚、毎聞哭聲、嗚嗚嗚若助之者、

楊公

楊孝子、淮安人、名旻、字克彰、然鄉族長老、交游士夫、未嘗名字之、咸呼之曰、楊孝子、楊孝子、故楊孝子名最著、孝子性端愨、自幼事父母孝、事兄恭、父晩世、哀毀特甚、母陸尉

解之卽强顏以悅母心而哀不衰事母之道備至家無甚資而甘麗無不如志母酷愛其孫時牽率抱弄於前敎指之曰某可承家某可事生業某當作官顯門閭母聞之大悅門戶有憂戚不以告母嘗愉色在左右以安其心暇則坐塾中誨諸子及鄉鄰之秀必以躬行孝弟為先才質輕俊善文章者少忽於孝弟則懇懇諭之弗改則厲聲斥絕之母嘗病醫禱備至晝夜未嘗安寢食母歿哀號頓仆水漿不入口者數日及葬廬於墓側衰絰不解晨奉櫛頪夕奉浣濯如生時不廢哀號之聲聞者感動鳥為之翔獸為之伏時左布政使蘭陽丘陵為太守兵部尚書王竑為都

憲鎮淮聞孝子名遂　上奏旌其門、自後以其子理貫、

封刑科給事中　東海張弼曰、予嘗過淮、問楊給事、則有

知有不知者、曰楊孝子則皆能道其行事、指其里巷、噫孝

子之孝、誠可謂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者乎、然夷考

其事、不過日用之常、委曲致力耳、蒙莊有言、事親而能適

不問所養矣、然則世之立異爲高、而未必能悅親者、非其

孝也、

王公

文安民王原、在襁褓、其父珣貧甚、苦於里役、謀于妻張氏

曰、吾單弱不能支門戶、今躬耕薄田數十畝、不能辦歲役

吾將逝焉，汝母子守薄田，勤紡績，庶可存活，別後勿相念也。出而不告以所往。張氏撫原。縶縶以居。原幼多病，及長問父存亡，母曰，汝父累于貧，不能顧我母子，棄家避差，今二十年矣，淚下如雨，原痛不能言。及冠，娶段氏，月餘，一日跪其母曰，吾將尋吾父以歸，母曰，汝父去家，父不通音耗，尋可得乎，原仰天號曰，人而無父，何以爲人，泣與母別，初去，涿鹿轉而東行，將徧齊魯之交者數年，一日至田橫島，時日已酉，颶風甚急，宿於土神祠，夜夢入古剎，日近午，見廊僧炊飯，就乞食，與以一盂，曰，此涉米飯也，味苦，爲汝澆以羹，乃肉汁，曰，如來，如來，來好去好，忽祠門軋然有聲，驚

覺、一丈人携杖而入、問原奚自、原以實對、且語以夢、曰、汝當午南方也、渉草根、附子也、謂以肉汁、父子膾也、可急去、當於山寺求之、原如其言、趣清源而上、渡淇水、晝行夜禱、踰月、入輝縣、縣帶山有寺、名夢覺、原雪夜造其寺、寢於門下、天將曙、一苾蒭出、見而問曰、少年何處人、何爲至此、原曰、文安人、尋父而來、曰、識其面乎、曰、不識也、引至禪堂、住持哀而予之食、珣方爲衆供晨炊、住持素知珣文安人也、因召問曰、汝識此少年子乎、曰、不識也、曰、同桑梓、曷相問訊、問知、即珣也、不覺欷歔、相抱持而哭、然珣絕無歸意、曰、委妻子二十餘年、何顏復見汝母乎、當竟爲輝山下鬼耳

原以頭觸地牽珣衣望住持大號住持曰天作之合非人力也強之行住持號法林口占七言贈之曰豊干豈是好饒舌我佛如來非偶爾昔日曾聞呂尚之明時罕見王君子借留衣鉢種前緣但笑頑牛鞭不起歸家日誦法華經若惱衆生今有此援筆併述其始末付原時珣年已六十有四歸而相聚原生男六人孫男十有五曾孫男二十有二俱業耕讀遠近鄉閭盛傳以爲孝感之餘慶云

唐公

唐儼全州人少游鄉校父蔭嘗知郴州歸老於家得危疾時儼年十二侍疾不懈迎醫視之弗能療儼泣曰是非藥

石所能攻也將刲股以救親疾者尚可為耶乃潛割右臂
肉鼎臑進之父啜之良愈其師窺而知之以語其家家人
始驚嘆未幾父疾復作而歿儼哀毀如成人見者傷焉儼
游學從兄于亳其嫡母蒙寢疾于家儼妻鄧氏年十八奉
其姑甚篤蒙疾劇鄧曰吾婦人安所事湯藥吾夫以臂肉
療吾舅吾獨無以療吾姑哉於是割右脇肉進蒙蒙病亦
愈儼聞母疾馳歸至則無恙久矣儼拜其妻曰此吾分也
嘗亟召我子何自苦如此鄧曰子事母婦事姑有二道哉
事方危急雖召何及事必遲子安用婦為儼嘆曰吾得子
吾無憂於事親矣儼事嫡母甚謹於生母宋儀節衣食視

嫡殺焉曰禮不敢踰也蒙殁二十年而宋殁儼朝夕號慕
葬宋於金盆山廬其次三年寢苫枕塊惟從一童子蛇虎
縱横其間儼不怖也儼日取薪水甚疲樵牧相其勞儼曰
吾爲母氏爾豈敢以私勞煩諸君卒謝遣之金陵顧璘知
金州賦詩詠其事書山之壁曰望母巖先是觀風者多重
儼欲上其事於朝儼力辭曰使儼以親故得名非儼志也
嘉靖乙酉儼以貢至京師縉紳聞儼名多欲見之儼輒避
去後儼肄業南雍有司奏之旌表其門儼終於太學生云
姚太史淶曰昔鄆人之對謂毁傷絶滅𧶘政傷義不可以
訓後世守其說不變夫身體髮膚不敢毁傷聖人之訓也

但用非其所雖枝一毫猶懼其毀且傷也如出於至誠發以忠孝則肝腦可塗腰領可斷而況於一股之剔哉昌黎又謂陷於危難固其忠孝以是而死者然後旌勸加焉夫所謂危難者禦患復讐類也今覩其親之疾痛瘡痍而犬不忍之心生焉其情獨可緩哉無可奈何而甘於自殘以求其親之生聽其所爲可也且自殘其肌膚其勢瀕於死矣是必篤於義烈而非世之詭與激者所能襲也以斯人而使周於忠孝彼焉有不蹈者乎今不惟其情而且以毀傷爲非則韓子特教之過也昔者周公以身祈武王也兄弟君臣之間苟可以延武王之命死且爲之而況其餘乎

信如周公之願而死也則滅絶其身非特毀傷之愉而已將以絶滅之罪加之乎吾固知其不可也推此義也則稚子季女如唐生夫婦者君子所許也孰謂其過哉

劉公

羅子洪先曰正德丁丑余鄉南嶺劉居士喪母廬墓玉華山左朝夕哭朔望令節有奠物不給則織屨易之明年夏風雹伐屋獨其廬不壊山多虎虎夜遶廬不相驚其始人以爲詐已而鄉之士人聞其果然多往慰問然不肖者惡所行異俗且不利已謀陰沮其事又明年聞知且滿喪乃結黨僞爲盜夜火其廬執而苦楚之乂乃得脫抱木主徑

山。龍。道。院。中。避。焉。時天苦寒。童子以衣進。色不能素者。郤不受。黎明乃歸。納主於廟。而終喪於外寢。是時余見居廬時。奠文。皆哀痛語。父之。乃盡知其爲人。益篤行者也。嘗年十三時。聞父理豫溺死池州。痛哭嘔血。以母周氏解譬。得不死。自後往來其處。輒悲痛不食。設酒殺江滸。號而招焉。同舟之人皆爲墮淚。每食甘美。必懷歸奉母。後客九江。聞母喪。棄貲而葬。家益貧。然遇忌日。齋必三日而祭。往年兩臨余父喪。見余哭。亦拜哭不止。蓋其性純至若此。平居寡言笑。事必效古。遇人非笑。而自信益堅。不喜戲劇。或强之即攜戶不顧。有欺侮者。忍以待之。故嘗自號耐辱居士。人

既莫知重其行及其既老而貧皆以邪人覗之無談其事者余讀書見古人行事多奇偉可誦嘗怪今世不然以是覗之豈非泯沒者衆而失紀載者之罪哉夫忘其紀載而使其泯沒猶且不可況欲陰沮以遏戾其誠心哉此惟今世有之在古人所未經見也以其陰沮者衆則今世之鮮所紀載抑又何疑居士名和字元中子廷翰縣學生廷翰娶羅氏實余從女兒亦無子而側室有子曰天賜生五六月值居士喪能茹素助哀與之肉食輒哭不食雖百試不改嗚呼將氣類之感耶亦天有以厚之也劉氏自廬陵遷南嶺北坑十傳而得榮陽尹溁溁生桃源丞砥砥生修修

生理像世皆不顯豈天之所厚者各有在與

訓導劉公

劉閔字子賢福建莆田人幼有至性少長動循古禮造次不苟家甚貧極力養母定省温凊疾不解帶母或怒則衣冠跪床下竟夕不敢起以父與祖母二喪不克葬遂斷酒肉遠房室訓徒隣邑朔望則號哭於殯所如是者三年隣族憐之爲助其葬母歿哀毁骨立廬墓側衰絰蔬食終其喪祭祀必齋沐率男婦奠獻一如家禮閨門嚴肅妻失愛於母出之終身不復娶林少保俊起留臺疏于朝曰劉閔學行高古雖詞藻不逮而德守道風人自難及宜徵侍

青宮講讀不報御史宗彝知府陳效又薦之　詔授本縣儒學訓導前後按部大夫及守令率與鈞禮時致餽以賜其之所着有家禮考註昭穆圖宗子說五倫啟蒙孝經刋誤等書藏于家姪孫自省鄉舉歷長沙府同知持身敦樸臨事周慎頗有閔風

歸公

歸氏二孝子一名鉞字汝威早喪母父更娶太倉娘太倉娘既有子孝子由是失愛父提孝子太倉娘輒索大杖與之曰徒手傷乃力也家貧食不足贍每竈突煙舉釜鬲間氣蒸然矣太倉娘諓諓數孝子不置父大怒逐之於是乃

母子飽食孝子數困頓匍匐道中比歸父母相與言曰有子不居家在外作賊耳又復杖之屢瀕於死方孝子依依戶外欲入不敢俯首竊淚下隣里莫不憐也父卒太倉娘獨與其子居孝子擯不見因販鹽市中時私其弟問母飲食狀致甘鮮焉正德庚午大飢太倉娘不能自活孝子往涕泣奉迎母内自慚終感孝子誠懇從之孝子得食先母弟而已有飢色弟尋死太倉娘終身怡然諸與孝子游者皆曰吾未嘗見孝子言其母若何孝子少飢餓面黄而體瘠小族人呼爲菜大人嘉靖壬辰孝子無疾而卒孝子既老且死不自知其孝云一名繡字華伯孝子之族子亦販

鹽養母已乃坐市舍中賣麻與弟紋緯友愛無閒緯以不法坐繫華伯力爲營救緯又不自檢犯者數四華伯所轉賣者計常終歲無他故才給飢食一經吏卒過門輒耗其母錢終始無慍容華伯妻朱氏與製衣必三襲令兄弟均平曰二叔無室豈可使郎君獨被完潔耶叔之亡妻有遺子撫愛之如己出

何公

何倫字宗道別號東山江山縣人天性至孝居父憂哀毀踰禮忌日輒咨嗟涕泣如初喪時事母毛氏尤謹溫凊定省事事必如禮家雖貧而甘旨不缺衣服必備或營辦不

足輒借貸於人曰不若是何以慰吾母心及母亡殯葬
遵古禮三年疏食如一日喪畢猶不釋服不入內鄉飲亦
不赴曰吾親在淺土吾其忍乎郡守李公縣尹劉黃二公
咸貽之葬賻對使者拜受於家終不造謝曰吾罪人不敢
至公庭也孝子貧失學年二十七始發憤讀書初從陽明
先生講學於越既而復從王心齋王龍溪薛中離諸公游
晚年復拜甘泉先生於南都及歸克然如有得也日與西
山東溪諸公切劘以終其身孝子無子一女壻柴惟道亦
高士云　趙先生鏜曰余髫時猶及見孝子今屢過孝子
巷門輒低徊景慕不忍去因詢其遺事知孝子和而介人

也一邑令欲見孝子孝子不屈適族人有重役令曰孝子見我可免也孝子薄其人竟不往族人怨且詈不顧也有酗酒者擠孝子於溝同行者欲毆之孝子曰此飄瓦觸舟者類也奚毆爲又夜盜入其室竊器物而出孝子覺其人而不呼將取釜始言曰盍留此備吾母晨炊盜赧然盡還其器物大聲曰盜孝子者不祥自是其人不復爲盜噫若孝子者將非王彥方之流也歟

崔孝童

吳桂芳曰上二十四年九月余自雲南部來董犴廳事有崔鑑者以母故殺父婢下獄維時司寇廷平咸憐其幼能

激義請于朝、上可之、得減死論、余親訊其事、壯其志、爲

作傳焉、崔鑑者、燕人也、年十三、父佑賈于市、性嗜酒、有魏

娼者、善治淫聲、佑聞而悅之、延與私焉、遂留與居、鑑母王

嫌其非類、欲諫止之、佑不聽、娼恨、遂日搆王之闕、訴於佑

佑每被酒、輒詈辱王、箠楚之、娼由是益肆、如是者數月矣

一日佑出、娼以語侵王、王復之、娼怒、擊王敗面、王含忿入

室、撫床涕泣、忽鑑自學舍歸、王見之、悲慟不自勝、因謂曰

吾爲娼所搆、被辱萬狀、今且自引決爾、善自愛、鑑聞之、且

泣且怒曰、母第安志、勿它也、語畢、卽潛入學舍、挾刃以歸

瞯娼所在、娼適掃於廳傍、戸且詈王、鑑從傍拔刃、刺其左

殤深入寸許娟隨斃鑑以刃匿牀下亡走數里餘忽自念曰吾殺娟而吾父不知必謂母矣吾走母無以自明必被逮吾殺人而令吾母抵罪哉因復歸未至佑果疑王所殺甲者已繫王將置諸理矣鑑至請解王所縛曰殺人者我也母何罪衆不信欲含之鑑曰若輩不吾信吾殺人之刃尚存牀下第視果然衆乃釋王而獨以鑑馳報聞於 上詔下法司議於是大司寇石塘闆公僉議曰可緩死故事減死者悉發伍公輩以鑑幼且情可原議併釋之廷尉春岡劉公奏曰臣等竊見崔鑑所犯母子之情根於天性雖冒重罪志在全母司寇議是 上乃下詔曰崔鑑既爲

母目睇情可矜鄖其原之鑑遂釋論曰余觀於崔鑑殺娼全母事豈不毅然誠烈士哉當其父志巳蠱葦婦擅勢母求死之志巳决鑑不於此時决大計則母必不可全而且陷父於不道乃能不謀於人奮義勇一刃而斃之何其壯也既出亡又恐累母慷慨就縛脫母於鼎鑊之中此壯士所難而鑑年才十三爾固能若是雖古從容就義士曷以加焉史稱燕趙士多抗義激烈善用其勇以崔鑑觀之信然

續藏書卷二十四終